

山語

口述 / 繪畫 黃進曦
文字 啡白

山語



責任編輯

饒雙宜

書籍設計

missquai

口述 / 繪畫

黃進曦

文字

啡白

出版

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
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
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

印刷

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

版次

二零一五年一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格

大二十開（210×210mm）一九六面

國際書號

ISBN 978-962-04-3719-9

© 2015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

更多好書請瀏覽三聯網頁：
<http://www.jointpublishing.com>

008

不盡是風景 / 馮美華

010

唯有寫生 / 陳傑

012

前言 一幅風景

018

行著畫，畫著行

046

水在動，我不動

072

人不左，物還在

096

時針轉，風景變

1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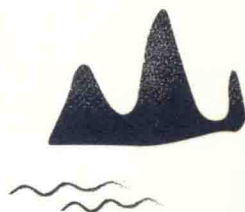
因一次，再一次

156

像現實，像夢境

176

跋 / 梁展峰



語

口述 / 繪畫 黃進曦
文字 啡白

黃進曦將自己郊遊寫生的感覺和想像，融入了其繪畫創作中，令他筆下的香港山水風光，變得格外斑斕明媚，但觀賞起來又令人感到恬靜舒服。他的寫生，不盡是呈現風景，更似是設法讓你有如置身其中。

ISBN 978-962-04-3719-9



HK\$ 178.00


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

山語



目錄

008	不盡是風景 / 馮美華
010	唯有寫生 / 陳傑
012	前言 一幅風景
018	行著畫，畫著行
046	水在動，我不動
072	人不在，物還在
096	時針轉，風景變
128	因一次，再一次
156	像現實，像夢境
176	跋 / 梁展峰

不盡是風景

馮美華

黃進曦不是一個複雜的畫家，從他的畫作中，我們看不到個人情緒劇烈的變化。當然，我們仍可從色調的光暗或鮮晦中，在線條或色塊中，窺見到他情感的細微變化，但總多是淡淡然和不經意，沒有強人於難。

黃進曦也沒有什麼人生哲理寄寓在他的畫作裡，要是勉強地說，他似乎在寄情山水間，企圖找尋生命裡的輕盈意態，以迴避世間的煩瑣。

那麼他的畫作有什麼東西吸引我？

先說他的山水吧，它們多是他在本城實景寫生（除了

小部份是他在歐洲旅行時畫之外），這地道性使我們很快就認同了畫作的題材，那熟稔感讓我們容易進入畫中，繼而浸淫在黃進曦的畫意裡。

那麼在我而言，什麼是他的畫意？

黃進曦從容地走到郊野或眺望城郊間的景致，然後從容地用素描、水彩或塑膠彩來重塑他眼中看到的意象，那不是寫實；然後在他不同深淺程度的色彩和光暗中，他讓我們看到那景致根本的美麗和寧謐，可不是現實中那極有可能遇上的污染、破壞和喧嘩。這樣去過濾現實容許了他在技巧上的不同嘗試：或素描、或水彩、

或塑膠彩。他對現實的演繹讓我的記憶回到景致恬靜動人的時刻，不是詩情畫意，是某一種單純想念，是某一種對時空純靜渺無人煙的眷戀。

較為意外是他的「幻想」系列，多了一些個人意象，如他把自己描繪成太空人畫畫，如他自己看到聖母顯靈，如他變成魔術師，如他孤獨地在巨浪中游泳，如他面對著下雨的樹林和一些色彩繽紛童話式的圖畫等等，雖然不純粹，但言情訴志明顯地呈現了。他似乎在生活和創作中遇上了衝擊，企圖在畫作中回應這些跌宕。而他似乎在技巧上亦多了不同類型的嘗試，意象沒有統一風格，卻迴異地具有故事性，但還是單純的。

終極，至此為止，黃進曦採用的「點、線、面」，以及不同筆觸勾畫了真實裡的本質——不是眼睛看到的表象，他的畫意就是去蕪存菁，讓我感受到時空裡那超然物外的風景、淨化了的風景。在不久的將來，我相信他在找尋和面對風景時，會滙集了他過去幾年所嘗試的畫畫方法，更具風格、個人視野和創作概念來呈現他心底風景的外觀和內觀。

唯有寫生

陳傑

一個人，提著工具箱，在鄉間小路步行，頭顱垂得低低的。大概是冬季？樹木顯得怪凋零的，而前方不遠處，同行夥伴等候著，有點不悅。那是頭一遭看見黃進曦的畫。去年友人在臉書把這分享，肉緊而驚歎地介紹：此人好勁，常走到山旻旻地方寫生，專畫香港樹林——嘩啲森林靚到！看著畫作，我愣住，不為森林美不美，只覺驚訝：有人仍然寫生？在這樣的年代，這樣的城市。

自此開始注意黃進曦，並冒昧發出交友邀請，想要繼續追蹤他畫的。其筆下的山巒，時而赤裸裸，時而覆蓋毛絨的綠，素淡溫婉，可也看得見厚重。尤其愛他畫風吹草動，毫不張狂，那緩慢似用手背輕輕掃過，明明颯著風，迎面卻是一陣暖。當臉書充斥教人窒息的資訊，忽

地冒出這樣一幅風景畫，儘管談不上治癒，起碼瞳孔終於不用時刻收緊，隔著屏幕也是鳥語花香。

今年春天，趁著阿曦的《退步自然》個展，我借用雜誌記者身份，找他做訪問，跟他前往郊外寫生——這才發覺，風景畫固然漂亮，只是從沒想到，寫生這動作本身，又是另外一種賞心悅目。也許因為專注：當時我們在城門水塘塘畔，一整個下午，阿曦從容不迫地站著，二時到六時，沒離開畫架半步。

由勾勒輪廓開始，顏料搓開，調稀，抹上畫布；或大刀闊斧或細碎點上，由空白到填滿，那進化極好看，搶去山水不少風頭。景致看來靜止，卻在瞬間變動，簡單如

那道劃破雲層的陽光，烏雲一來馬上收起，那末畫還是不畫？該選擇哪一秒定格凝住？就看畫家當下心念，簡直是寫生禪了！

「畫什麼和怎樣畫不很重要，我在意的是整個過程，由出發到完成。」阿曦曾經這樣說。或許，真正完整的作品，由踏出家門那一刻已經展開創作，包括走過的每道山徑，包括涉水攀石，包括大汗淋漓，更包括他和風景相處的時間——當人身處自然，時間沉澱下，就能感受彼此的存在。

所以他不會嫌乏味，常把同一種風景（比如火炭工作室對面的山頭）繪畫數遍；因為在他看來，今日的山水，明日已經不一樣，認識多一天，關係便會親近多一點。亦唯有

寫生，讓人在天地之間去畫，方能育成如此一張畫。而你該留意得到，畫中出現的人兒，總是面目含糊，背向著，可有可無似地，微小地存在，恰如其份地襯托世界的巨大。

那次訪問後不久，阿曦再往城門水塘，畫了一條小溪，那漩渦如捲雲，絢麗地舞動，真正行雲流水。後來他把這畫作送我，掛在跟朋友合設的工作室，讓灣仔唐樓一下子流水淙淙。我猜想，有天終究會到城門水塘，尋找這幀藏在某道橋下的風景（阿曦給我的線索），就為了好奇：那時候他站在畫架前，看見什麼，懷著怎樣的心情？

而我更要感謝，有人堅持展示香港另一副面相，記錄這樣的美麗。

前言 一幅風景

我最初對畫家的印象，就是到郊外寫生。

小時候有一盒認字卡，卡片描述了一些職業：拿著消防喉的消防員、站得筆直的軍裝警察、在黑板前翻著書本的老師等等。當看著一張描繪「A painter」（畫家）的卡時，只見裡面的人在一片風景之前，對著貼上了畫紙的畫架，托著顏料盤，右手揮動畫筆，很寫意的畫著。那一年我大概三歲，留下了對畫家的第一印象。

自中學開始，每逢暑假我就會回鄉，跟內地的藝術家親戚學畫。內地教畫的一套，是先畫好一個物件，再畫好一個人或一隻動物，最後才畫風景。因為只有掌握好每

一個人或物，才有本事畫好風景畫裡的每一樣事物。這種由小至大的觀點，令我覺得「畫風景」是每位畫家的「終極境界」，遙不可及的層次。

兒時學畫對著石膏像，學好靜物，才開始畫人。倒是從未學過或試過寫生，最初覺得繪畫風景在時間掌握和處理上會複雜得多，而且畫人或物件，是在一個框架內進行，畫風景相對上是在無框架的情況下繪畫，對於當時的我來說，感覺手足無措。

後來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走入了大世界，開始接觸繪畫以外的藝術表達方式，忙於學習其他創作技巧，

感覺很新鮮。而且同輩中沒有人會去寫生，大家都覺得那是老一輩畫家才做的事。即使知道有可能愛上寫生，但從沒有實行過，也不能說服自己以寫生的方式做功課。

在藝術系裡學習如何表達概念，也要學習如何發掘概念，創作是有動機的，以前我會著重概念，或想出一些 gimmick（噱頭），好讓作品有別人一眼就認出的風格。所以就算當時想畫風景畫，仍是選擇了電玩遊戲裡的自然風景場面。當時的概念是現代人大部份時間都活在模擬世界裡，才開始了這系列的創作。

後來在火炭租了一個廠廈單位做工作室，多了獨處的時

間，有時呆呆看著眼前的電玩遊戲風景系列，覺得自己還是在一個無形的框內，可能這與我不是太熱愛電玩遊戲有關，對這系列的畫作有一份莫名的距離感。畢竟複製別人的畫面，離自己心目中的創作，仍有一些距離。然後我記起兒時幻想自己做一位畫家，雖然我已經是一位畫家了，但離我當初的想像有多遠？我想回歸原點，看看作品會有什麼變化。

最初寫生，要克服無框畫面的恐懼，尊敬大自然而不只是畏懼，加上對景物的取舍，還未有信心處理好。平常在工作室繪畫，習慣面對靜止的畫面，有較多時間和空間處理。前者成為寫生的另一難題，有時要找到想畫的